



03

Raqs Media Collective
Kinetic Contemplations

RAQS 媒体小组
动力沉思

[印] 莫妮卡·纳如拉 吉比什·巴什 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 著
陈韵 译



NLIC2970926334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13

Raqs Media Collective
Kinetic Contemplations



RAQS 媒体小组
动力沉思

[印] 莫妮卡·纳如拉 吉比什·巴什 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 著
陈韵 译



NLIC2970926334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Raqs媒体小组：动力沉思/（印）纳如拉，（印）巴什，（印）森古普塔著；陈韵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5155-0796-5

I. ①R… II. ①纳…②巴…③森…④陈… III. ①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3392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Raqs媒体小组：动力沉思

作 者 [印] 纳如拉 巴什 森古普塔

译 者 陈 韵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96-5

定 价 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出版,是我们栗宪庭电影基金继影展、档案、培训之后开展的又一项工作。

随着DV技术的发展,新的个人电影人,成为一个区别于“电影工业”队伍的创作群体,而且,在审美趣味上,由于个人电影人对个人感觉表达的强调,有别于“电影工业”对大众口味的依赖,也使个人电影对建立新美学标准的需求,变得自然而然,因为大众是审美习惯的主体,创新始于个人独特的视角。另外,除了传统模式的纪录片、剧情片,电影作为一种语言模式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电影和影像艺术的界限在模糊,这除了需要坚持独立电影的个人独立自由立场之外,还需要逐步探索一个区别于传统电影的美学标准。而新美学标准作为一种价值系统,除了电影作品,还应该包括电影评论、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更多人参与,需要付出长期工作的文化建设,也是我们在逐步完善电影作品资料馆建设之后,决定开始出版计划的初衷。事实上,经过七年影展的实践,包括对中国其他独立影展的了解,我们也深感影展后续工作的不足,诸如对电影作品之外的信息——作者、作品背景等资料收集的缺乏,对电影作品的深入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缺乏,以及电影评论、理论、历史著作出版的不足等,因此我们需要把出版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在网络和电子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要纸质出版物?除了对“书”的崇敬之情,以及“白纸黑字”的历史情结,相对电子媒体而言,鉴于纸质出版物的难度,我们期望每一个编辑和作者在对待个人电影的评论、理论乃至对历史和个案的研究上,保持更为谨慎、严肃和学术性的态度。

我们只是个很小的民间团体,资金匮乏,我们既需要社会支持,更需要整个个人电影人群体和组织的相互配合,并期望更多类似出版物的遍地开花。尤其在中国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里,更需所有民间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

栗宪庭

2013年7月18日

致谢

特别感谢“西天中土”项目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贡献。

“西天中土”是一个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计划，旨在梳理、比照印度和中国两国之间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推动两国知识界与艺术界之间高层次的交流，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艺术的交织互动。自 2010 年起，已举办论坛、展览、影展、工作坊等各项学术活动百余场，出版书籍十余种。

“西天中土”为亚际书院（Inter-Asia School）项目，受梦周文教基金会（Moonchu Foundation）资助。



目 录

第一部分	致信公元 2061 年 54 岁的阿玛丽雅·洁冉 Raqs媒体小组	/ 002
	关于实践的若干笔记： 网络化世界中的顽固结构与持续渗透 Raqs媒体小组	/ 022
	加法，减法：论团体与集体 Raqs媒体小组	/ 042
第二部分	“外现代”原画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	/ 058
	夜翼 莫莉·内斯比特（Molly Nesbit）	/ 078
	一部无限的历史与一些新鲜的灾难： 论Raqs媒体小组的《积累的资本》 瓜特莫克·梅蒂纳（Cuauhtémoc Medina）	/ 092
	理论-艺术，也是积累资本： 透视Raqs媒体小组的“理论式艺术”方法论 陆兴华	/ 112
	作者简介	/ 130
	Raqs 媒体小组作品年表	/ 133

第一部分

Part I

致信公元 2061 年 54 岁的阿玛丽雅·洁冉

关于实践的若干笔记：网络化世界中的顽固结构与持续渗透

加法，减法：论团体与集体

致信公元 2061 年 54 岁的阿玛丽雅·洁冉

Raqs 媒体小组

一、致 4 岁和 54 岁的阿玛丽雅

最亲爱的阿玛丽雅·洁冉（Amália Jyrán）：

50 年后的 2061 年，一枚埋在挪威东福尔郡（Østfold）莫斯市（Moss）阿尔比庄园（Alby Estate）下的时间胶囊若有幸被打开，我们往前几天才从 2011 年北欧双年展“动力”（Momentum）展览那儿收到的隼美铝盒里塞进去的东西届时将公布于众。

而今天的你，喜欢小兔子和丝带的阿玛丽雅，也将成为一位 54 岁、尽情绽放着魅力的成熟女性。你会比现在更睿智，更从容，你的阅历也会比当下的我们更丰富。今天我们所写的这封信，是为了回应此刻 4 岁孩童的你，和 2061 年成为 54 岁女性的你。这要求我们必须尝试“一心两用”，进入一种奇怪的似是而非的状态中，为纯真和经验，以及它们两者之间我们称之为“步入知晓”（coming-to-awareness）的过程而书写。这一“知晓”来自于一系列我们自身的纠结，以及对一系列费解谜题、反复无常和固执困惑的深思熟虑，这

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到给你写信的此时此刻我们还在试图解决。我们希望当这枚被“定期储蓄”的时间胶囊度过一个个泥土下的黑暗之日时，这些无法平复的矛盾会生出“利息”，并让你获得回报。

二、时间胶囊宇宙

几天之后，密封这个时间胶囊的行为将在我们工作室里的一个瞬间里完成（我们正计划让你来协助这个行动），而它在 2061 年的拆封将会是另一个瞬间。两个瞬间之间的盒中之物滞留在一种认知上的悬浮状态中。

物理学家巴伯（Julian Barbour）的理论引发了许多当今研究时间性哲学的学者的强烈兴趣。他假设了一个全部由“此刻”（Nows）组成的无时间的宇宙，其模式如同同一串串无穷无尽、互有关联的时间胶囊摆置在一起。

巴伯激进的假设具有催人深思的力量，即使有人无法全盘接受，也必须承认它给予我们的巨大启示。关于“无时间的”宇宙，巴伯这样写道：

基本上我认为如此这般的时间并不存在。隐秘的时间之河是不存在的。但却存在或可被称为时间点(instants of time),或者“此刻”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我们就像是穿过一段连续的此刻,问题在于,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宇宙中一切在任何时刻彼此关联的排列,比如,现在。

我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摘离所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仅仅保留诸多不同事物同时并存在明确的共同关系中的想法。这种内在关联的总体性成了我的基础,一个此刻,而这样的此刻数不胜数且各有不同。这就是我的宇宙本体论——除却此刻,别无他物。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相信时间以及一段过去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将全部的经验都通过事件的静止排列而成的媒介,即创造出时间和变化的此刻而达成。地质学者通过岩石中冻结的结构确凿地推断出了地球拥有一段极其漫长的历史,这些

岩石就是静止形式的时间与运动的证据[……]在此我仅想提出,时间的样貌只会来自于非常特殊的物质形态,可理解为是对于按照有关时间的明确的物理定律、在某段过去中展开的不同过程的相互一致的记录。我称该形态为时间胶囊。^[1]

与之对应,你也可以听听看博尔赫斯(Borges)是如何驳斥对时间的反驳的。在博尔赫斯引人入胜的文章《时间的新反驳》(*A New Refutation of Time*)(还有比这更矛盾的标题吗?)的结尾处,这位阿根廷怀疑论者文雅地将自己构筑的否定时间的逻辑大厦一一拆解:

时间是我的构成实体。时间是一条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2]



时间胶囊，2011年，图片由 Raqs 媒体小组提供

三、置换

世界，很幸运，是真实的；你，很幸运，是阿玛丽雅。不论我们 50 年后是否在场，我们希望你能在那枚时间胶囊从地底被挖出的时刻出现在那里。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到了 2061 年的夏天，你就可以空出几天来进行一次沉浸于我们的回忆和适度虚荣的挪威之旅。不要拒绝，因为我们毕竟是格外早地发出了邀请，我们也很确定，目前为止你的 2061 年计划表还是一片空白呢。

想象一下这枚胶囊里的物件在呈现在你面前以前所要经历的所有等待。时间胶囊是以历久弥新为目的而设计出的物品，因此很可能在 50 年之后你打开看到它们时，我们埋入地下的胶囊中的东西仍然会保存得相当完好。然而，你打开它时的所见并不会是我们关上它时你的所见，未必是因为那些东西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是因为你的改变。作为一名 54 岁的女性，你从盒中内容所读取到的信息无论是什么，都不会与你在 4 岁时相同。你的眼睛，你的视野，都会改变。

在打开胶囊的这第二个瞬间，会显露出第一个瞬间的痕迹 [也许还会触发你对那即将到来的四月里的一天、那曾经的四月里的一天里，在我们位于德里贾特皇城 (Shahpur Jat) 区的工作室蓝色地板上的回忆]，但它不会是那个瞬间的重现。我们不会在场，但我们的意图会被记录和留住。这两个瞬间的幕间将见证，我们的行动从一个符号之物转化为一段痕迹的灵晕。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声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是时间胶囊，因为它的创作必须穿越它形成的瞬间，抵达它诞生后同那些偶遇者之间一切可能的遭遇。无论这个过程是几天、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只要值得付出这创造的努力，它的生涯轨迹就必须像它的生命符号一样闪耀发光。人类也是如此。

哲学家伍德 (David Wood) 对作为艺术项目的“时间胶囊”尤感兴趣，他说：“假设这些胶囊保护着里面的物品长达数千年，那它们可能会被非人类的生命所发现，可能是我们的进化版本，甚至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外星人。在这种情况下，胶囊中所收藏的物品当然是前所未见的。每个这样

的想法都反射到此时此地，如果我们想象着这些胶囊被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发现，那我们是谁？而如果他们努力解释这些物件，不正是能让我们重观现在吗？投射未来能让我们置换对现在的想象。”^[3]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诸如时间胶囊这类物体有如驻守哲学极限的哨兵，守卫着以艺术为契机将之有形化的本体论思考，因为在它们内部尖锐地聚集了在它们被埋下的那一刻之“人类为何”和在它们被曝光之时人类“即将为何”，或“所剩为何”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正如伍德所说的，它们“就像是对哲学无意识的图示的艺术表演”。^[4]

四、龙树(Nagarjuna)、寂护(Shantarakshita)、莲花戒(Kamalasila)和柏格森，以及他们之间奇怪的谜题

一枚时间胶囊必定是为了展现未来与现在，以及马上就会成为过去的现在和即将成为现在的未来之间的关系而存在。

然而，如果某物现在和未来的状态需视其过去而定，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些

现在和未来的状态也会在它的过去中显现。但作为现在和未来，它们一定不能是过去。但它们若没有处于过去，也就不会出现在现在，或是发展至未来。而因为现在只是一个用来替代马上就会成为过去之意的词语，且未来也一样会成为现在和当前，那么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或者过去，都不能具有任何意义。所以时间何以存在？或者说就算时间存在，为什么又非要被认为是一条自行穿过一串描述位置点的直线，这些点又要被任意命名为昨天、今天和明天呢？

你被这个谜题难倒了吗？我们也是。我们相当确定从公元2世纪或3世纪以来，任何受教于中观派佛教徒和反形而上学主义者龙树^[5]的读者，看到上述文字或其变体都会打乱阵脚。它不无道理，但它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其他一切都被悬置的基础上。你现在会不会更困惑了？在4岁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你来说还是可塑的，你还可以在游戏中“假装”今天就是明天。而50年后，它们对你来说就不再灵活了。时钟和日历的统治将为你创造出的一套不同的时间逻辑。你将要如何在头脑

中明确地拒绝时间的绝对性,让一系列“此刻”来取而代之(而且这些此刻并不是连续地排列着)——一系列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包含着彼此的时间胶囊,不仅是朝一个直线方向,而是向四面八方无限地延伸。它既不是时间的箭头也不是飞去来器,只是一系列费解的盒子,一个藏在另一个藏在另一个藏在另一个里的时间胶囊里。

这种观点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直线形的时间不存在,那还会有后果吗?如果没有后果,那还会有任何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吗?如果没有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那我们对他人、对世界做出好事还是坏事,这还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先别去回答这些问题,来看看提出更多问题是否会有所帮助。^[6]让我们像龙树之后出现的寂护和对寂护做出评论的莲花戒一样,来反观这些问题。如果时间是绝对的,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条假想出却不可能的、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线索在同一平面上向前延续,各自占据它们似是而非的序列和(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同步的姿势,那么每一个行动的结果都早被担保,不再需要努力追

求。这一点会在你意识到同一平面上的一条线只会朝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延伸之后清晰起来,而任何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被放置在通过一条直线上的几个点那样被表述的时间概念,都只会往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进行。那么做任何事都毫无意义,不做任何事也毫无意义,因此人们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反正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已经在过去的每一时刻中编制成码。不会有任何产生道德伦理相关问题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行为拥有被随意选择的能力。

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写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时,触及到了类似的问题。他写道:

现在来总结一下。无论从哪方面要求对于自由加以解释(虽然我们起先并没有这样想到)归根结底是问:“时间能被空间充分地表示出来吗?”“如果你在处理已经过去的时间,我们对这问题的回答是:能够。如果你在谈论正在发生的时间,我们的回答是:不能。”我们知道,自由动作发生于正在进行的时间内,

而不发生于已经过去的时间内。所以自由是一种事实，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种种事实中没有一件比它更清楚。自由问题的种种困难以及自由问题自身都是一种愿望所产生的：这愿望即使要把广度所具有的同样属性赋予绵延，要以同时发生来解释陆续出现，要适用一种语言以表达自由观念，而这观念却显然无法译成这种语言。^[7]

五、量具和被测量之物

也许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下两者所产生的困惑：一方面是我们所经验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我们为了“测量”时间和说明时间而为自己制造的概念化的设备。我们的经验指向绵延（duration）所具有的深度与广度，而我们的量具则试图将那些经验塞入表盘圆面上的一排切片，或是嵌入时间钢索上的一个槽口。两者都是将我们感受到的变化和持续，转化为平面上可见的空间术语，事实上，它将生命缩减至生命的“记数”。

考虑一下理解我们一生当中的生活“经验”对我们有何意义。2061年，当打开时间胶囊时，我们大抵是不会出现在你身边了。坦白地说，届时我们（你的母亲莫妮卡，还有吉比什和舒德，你最早的玩伴以及年纪最大的朋友——组成了 Raqs 的这三个人）很可能已经留下你一人应对自己的人生了。我们彼此跨过 20 世纪和 21 世纪，漫长的舞蹈也将闭幕。以生命期限的标准含义来看，眼前这个世纪、这个时代、这个未来早就更加属于你，而不是属于我们。我们在和你分享这些时间的同时，非常清楚你会获得更多我们无法企及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开始得早一些，所以十有八九也会结束地早一些。事情也本应如此。

然而无论人生跨度如何测量，它都不能解释从我们的生命向你的生命不断喷涌出的奇异点。你和我们共同处于一个古怪的状况中——由某种特殊的对未来可能会带来的东西的无知而造成的新的不确定感。我们称之为“新的不确定感”，因为我们感到它完全有别于前几代人所经历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们成为当代

人，当我们分享着你问一个故事“然后怎么了”时所透露出的兴奋时，当我们扫过每份报纸头条考虑着它们对长大后你所生存的世界有何影响时，即使当你已经 54 岁，而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回忆，这些依然会使我们彼此成为同时代的人。

哲学家奥斯本（Peter Osborne）称在我们的时代，现代性（包括其特例，即后现代性）的标志是一种“面向不确定未来的开放性，其特征是对历史性的现在作出前瞻性的超越，并将这一现在贬谪成未来的一个过去”^[8]。从历史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较新的状况。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是由对未来形状的相对确定的主张之间的争论所构成的，无论这些争论是以发展、衰落还是周期来进行思考。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趣味、末日论的倾向、哲学诉求、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等来制定自己的未来图景，并大可放心这一模型的分量和稳定性。我们不是在说对个人未来的预测（它向来因人而异），而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人类本身的未来——尽管人们对它的认知大相径庭，或悲观，或乐观，但都认为它还是不断向前展开的。人们可以

期待世界末日，锦绣前程，乌托邦实现，不断革命，外太空探索，或是在另一个缓慢螺旋回升的攀缘前坠入到文明的谷底。人们一度认为（暂且不谈龙树和巴伯的看法），我们人类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到一个斩钉截铁的事实：除非发生了小行星撞地球的意外，或是太阳最终冻结（且两者都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野心勃勃的拯救物种的天际大撤离来逃开一劫——该类情节也出现在许多科幻小说中），未来是一定存在的。

六、一些新的事情发生了

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一些事情，把这一切都改变了。20 世纪留给我们许多黑暗的遗产，足以实施核武器集体自杀或造成对地球可耗能源错估的灾难。其他的事物都还能遵循先例，唯独这一事实对我们而言是闻所未闻，甚至连从前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神圣旨意或天启的预言都没能接近作为一个事件的核屠杀或全球生态灾难所具有的独特情境。这是因为末日灾难预言的作者从未被认为是人类。一旦我们

承认自己拥有中断自身的能力，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视为会不会加速驶向那自我诱导的终点的一种选择。就像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有意识地做着不去自杀的决定一样（与怀有自杀意图之人相反），从今往后，人类不去纵容其对自身的破坏也不得不是一个有意做出的决定。

这永远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未来再也不单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什么；相反，它现在也是人类恰好有能力去取消的东西。若干年后的未来是否还存在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也取决于你们这一代人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进入我们的视野还没有很久，因此它的影响仍不清楚。我们只有微弱地感知这一选择的意味，你才能更加强烈地体会到它的意义，而你的孩子对此会有比你更为强烈的认识。虽然你我彼此的经验空间会因为很多事物的改变而不同，今日人类所见的那弯问号形的新月正徐徐升起，并将为我们（你和我们）的期待视野做出注释。^[9]

任何在这些情况下将一枚时间胶囊植入地底的人都非常清楚，在约定的时间到来时，可能不再有人类去理解他当初埋

下的意图。当然，我们希望你（在这里“你”代表着全人类，尤其是我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能够在2061年到场并打开这枚胶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深知历史的变幻莫测。如果下一次将时间胶囊埋入土中的换作是你，纵使核裁军得以实现、全球暖化得以逆转，你也会处在和我们一样的位置上。事实上，我们已然成为知道如何结束世界的物种，并且知道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知道，诸如全球裁军或建立彻底有效的生态改善措施这样的希望之源，永远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某一日，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将有可能重演那些一度败坏的知识后果。

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和你分享一支融化的冰棒时（未来岂不正像一块串在“现在”棒条上的冻结的时间），为什么要叫你不要太过贪婪。哪怕是你，未来骄傲的公民，都不能把时间声称为财产。未来不是你的；只有确保自己不会做出破坏它的可能性的行为，它才会一直是你应得的。而我们，为了你，也必须付诸相同的行动。

在这里再现一段源自古希腊哲学家